

花城
原创

老夫少妻

刘小川 著
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

老夫少妻

刘小川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老夫少妻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夫少妻.

刘小川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7.1

ISBN 978-7-5360-5011-2

I. 老... II. 刘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9401 号

责任编辑:孙虹

技术编辑:易平

平面设计: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9 1 插页

字 数 230,000 字

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000 册

定 价 1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“花城原创”出版缘起

几年前，网络媒体盛行不久，有一位作家便说：“……我们面对的不是更年轻的作家，而是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民。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？这就是了。”网络媒体使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机会，小说的门槛被冲垮了。

几年过去，信息传播的技术更加发达，中国已经有1亿网民，3.5亿手机用户，互联网移动网渗入千家万户，年轻一代的话语系统和阅读趣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手机短信流行，手机长篇隆重问世，影像铺天盖地。有人质疑，小说往何处去？作为语言的艺术，小说会在多种媒体的夹击下逐渐消亡吗？

剧变之际，我们推出这套“花城原创”丛书，力求在众声喧哗之中，寻找一片诗意的绿地，在汉语书写的汪洋大海之中，寻找文学的最新增长点。我们相信，人们永远需要描绘和探究自身，需要艺术的滋养。小说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

现实的一种艺术手段，随着人类认识手段的发展也必然向前发展。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，把握当前的文学动态，给精英文学注入时尚的活力。随着汉语逐渐走强，中国文学应以崛起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。

“花城原创”丛书依照三个原则遴选作品：第一，作者是文坛上崭露头角具有优良潜质的作家；第二，作品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困境，有人文情怀，有理想主义倾向；第三，作品具备原创精神，鼓励艺术创新，鼓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反对纯粹的技术主义。

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，迎接竞相争异的局面。

希望“花城原创”丛书能够从汪洋之中，撷取动人的浪花，一部作品就是一个里程，一寸一寸地拓展小说的疆域。在这里，我们打开一扇门，愿与读者诸君一起为构筑文学的未来，各尽所能：是星星，就应尽力地，闪烁；是花朵，就应尽情地，吐艳。

第一章 郁金香 1

一阵河风过，郁金香抱着双臂，老曹挪挪脚挡住风口。郁金香背靠老榆树，面向老曹。三十多岁的女人，在老树与老曹之间。老树结实，老曹硬朗……

第二章 春来茶 35

俱乐部里七八张棋牌桌错落着，郁金香好看的纤手提着铜壶穿梭，抬着腿儿，绕着圈儿，春装在身上笑容在脸上。马社长说：明天弄个牌子挂上，就叫“春来茶”。中老年人全都笑了。

第三章 金教授 65

金教授穿过课桌间的长廊，迈着长而直的腿朝邱萍走来了——至少邱萍是这么感觉的。夏日里金教授的目光掠过她，像袭来一股凉风，她身子猛一颤呢。金教授又讲笑话了，数百学生的哄笑声中，邱萍自语：这老男孩儿……

第四章 老夫聊发少年狂 91

金教授是成都的老名人，老名人惹出新话题：以七十多岁的老迈之躯，迎娶不足三十岁的漂亮姑娘，留下若干悬念。成都的大街小巷议论蜂起，吉胜街更是七嘴八舌不停口……

第五章 黑衣男子冷眼瞧 115

黑衣男人冷眼打量，直到邱萍和金教授走出他的视野。朱军说：邱萍够靓吧？他妈的还是白领。小骨骼，长肉不显肉，十年八年揍不够……

黑衣男人徐徐道：你可以。老头子不是她对手。

第六章 烦恼 133

郁金香有志气，掺茶卖烟过日子，不羡慕那月收入几千上万。老曹也是没志气，几辆汽车就让他思绪混乱。不过，老曹比黄帅呆强一些，毕竟是自食其力不吃软饭。

第七章 丁冬 153

郁金香十几岁老曹就开始观察她了，盘旋了二十年才凌空扑下。抚摸即是撕扯，亲嘴等于喝血，老曹大口吞吃过足瘾哩，只盼着幸福日子不到头。可是、可是夫妻恩爱不过冬……

第八章 万年寺 173

邱萍和林杏花走进著名的无梁砖殿，拜了普贤菩萨，各自口中念叨，念毕相视一笑。走出大殿，看见百步之外的金教授借着微弱的天光朝她们望着。林杏花蓦然觉得，那是一个孤单的老人呢。

第九章 本能 193

沙发足够宽大，空调开到夏天的温度，胡乱放一张影碟，有“二级”镜头就行。二级片通常有故事情节的，符合他们的口味：一男一女街头相遇，不知怎么就走到一起了，就同处一室了。接吻……

第十章 相爱者双双起舞 229

金教授摆手道：邱萍，你不要劝我。没用。我八十岁你才三十几岁，我八十五岁你不到四十岁，这种前景怎么说也是黯淡的，我倒没什么，可对你是毁灭性的。老师爱你，所以你非走不可。

第十一章 秘密协定 245

金教授与“小陶红”同处一个家，亲密起于不透明。他们是模糊的，暧昧的，含蓄的，韵味的，不透明朝着透明出发，却是款款而行，一路风光好。

第十二章 余音 261

郁金香前景看好。劳动挣钱，不凭脸蛋儿卖钱，活着有主见，将来处对象时，首先看自己喜欢不喜欢。——暗想那人什么样呢？

后记 273

老夫少妻

第一章

郁金香

一阵河风过，郁金香抱着双臂，老曹挪挪脚挡住风口。郁金香背靠老榆树，面向老曹。三十多岁的女人，在老树与老曹之间。老树结实，老曹硬朗……

三月上旬的这一天，赵渔夫妇吃过早餐，打发十一岁的儿子赵高下楼，坐公交车到学校。商女吃饭的速度稍慢，她喝着牛奶。平日里早起要做操的，今日却慵懒，穿衣梳头磨磨蹭蹭。窗外是个灰天，太阳尚在观望。蓉城的灰天，一年当中要占去半年，雾蒙蒙的养人。次为晴天，再次为雨天。——盆地天气的这般搭配，女人们便有福了。若是吃穿用度不愁，操劳日益减少，驻颜就容易。商女原属丰腴型，通常不用化妆品的，兴之所至略抹一抹，“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……”今日单车也不骑了，老公开车送她到电信实业公司。

二人到楼下，却见昨天那位穿黄衣衫的女人提着菜篮子上街，背影愈见年轻。商女不禁想：这女人……看门人老曹穿着西装，并且系了领带。头发染得乌亮，一根根向后拖去；依旧向商女堆笑，明知故问：商女啊，小赵科长的汽车呢？老曹隐隐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。偌大的门房格外整齐，用作起居室的那间屋新换了窗帘。赵渔的三菱越野车开过来，商女坐上去。驶出吉胜街77号这一段，又见那黄衣衫女人，配一条紫色裤子，白色高跟鞋。听见车声她转过脸，早有准备似的，冲着赵渔和商女启齿笑笑。

商女想：怪媚气呢……

赵渔送老婆去公司，自掉头到“今天”出版社上班。

且说这穿黄衣衫紫裤子的年轻女人。女人名叫郁金香。

六十开外的看门人老曹，暗恋郁金香有二十年了吧？老曹大郁金香三十岁——也许不止三十岁呢。因为老曹的

年龄是个谜，户口簿和身份证不一样，身份证和实际年龄又有区别。不过，年龄不重要，身体重要，活力重要。郁金香在冬瓜场出嫁的那一年，老曹在冬瓜场做着村会计。他听过郁金香的墙角。村里人说得好：不听白不听……当然了，听也白听。冬瓜场的月黑风高夜，土砖墙上贴着好几只耳朵，其中就有老曹的那一只。其时老曹未满五十岁，在村里是出了名儿的“老操哥”。老曹有老婆，用老曹的话说是一根老丝瓜，老丝瓜最大的心愿是啥呢？就是把血气正旺的老曹变成一只蔫茄子。老曹这种男人岂能干休？天黑他一蹿几里地，听墙角如同听戏。冬瓜场有这个传统，西瓜场南瓜场也不例外。放眼十里冬瓜场，漂亮最数郁金香……三五条光棍，涎水湿了土墙，而老曹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一杆枪。吱吱吱，窗内使劲吃哩，窗外磨着牙齿。迎风摸黑溜回家，发现唇上有血印子。——郁金香啊郁金香，叫我老曹好想！

时殊势易天地变，眼下的老曹是个城里人了，吉胜街77号，数他名头响。看门人不可小瞧，收入超过城里的许多糟老头，羡慕下岗工人。出版社的住宅大院，也住着外面的闲杂人等，曾暗中努力挤走他，令他卷铺盖，滚回冬瓜场。然而李进社长一锤定音：老曹吃苦耐劳有目共睹，如果老曹这样的同志都要走人，那么社里很多人都应该扪心自问。李社长的话传入老曹的耳朵，老曹顿时大泪滂沱。李社长真是贴心人哪，照理说门房这种芝麻小事儿，何劳大社长亲自过问？是小赵科长进言，商女姑娘讲情，“一把手”才得以体察下情一言九鼎。“同志”、“社里”，话儿暖

人心哩。老曹以一介卑微的临时工，单位宿舍的看门人，城不城乡不乡的，李进却称他“这样的同志”！老曹哭了，又笑了。当天就系上领带，走路昂了头，斜眼那些个“闲杂人等”。街坊邻居说：老曹，又打上领带啦？老曹打领带向来是个信号，那一年与死了丈夫的何小娜搅上了，领带隔日一换，头发时时光鲜。街坊想要打探：何小娜之后，谁是老曹的下一个目标？街坊说：老枪不可闲置的，闲置三年五载，子弹再难出膛……老曹随口说：郁金香。

街坊笑问：一朵花还是一个人啊？

老曹不答。

老曹当时信口一说，并不当真的。冬瓜场的郁金香……老曹够她不着，书面语叫鞭长莫及。老曹原是50年代的高中生，长期在冬瓜场做着村会计，架一副通光眼镜——其实他视力蛮好。80年代末他进城做了门房，守出版社的库房，一度与赵渔夫妇为邻。1995年迁至吉胜街，老曹继续做门房。他自度跟商女有缘，邻居一做若干年，夜里梦见她，白天瞻仰她，常常送去冬瓜南瓜。天仙一般的商女姑娘，老曹也曾抚肩拍背。而郁金香远在冬瓜场，出城尚有三十里地，老曹能干啥呢？老曹只能是鞭长莫及。老曹琢磨这词儿，弄出了引申义：鞭长，鞭有多长？再长也长不过冬瓜场……

老曹善于自寻乐子，没日没夜地看大门，怪闷的。郁金香，他不过想着玩玩。郁金香的郁，他喜欢想成玉的，联想《西厢记》里的台词：软玉温香抱满怀。老曹活了大半辈子，大抵看别人演戏，包括听墙角——听戏。月黑风

高夜，杀人放火天……老曹听墙角听到紧要处，那感觉跟杀人放火也差不离了。金香仿佛满地滚哩，声声怪叫仿佛喊救命，老曹听得一愣一愣：咋了？咋了？他直欲破窗而入，救下这新婚的俏姑娘。一年多听墙角若干次，几条光棍转移地方了，老曹矢志不移，专听郁金香。逢着月黑天，心就怦怦跳，不消说是上瘾了。五六里地岂在话下？老曹拣河边小道直直地扑过去。有一回小两口歪在床上看电视，调笑个没完，迟迟不动手。老曹蹲下卷土烟，烟杆子慢慢吸，黑夜里明明灭灭——他很有耐心的。夜半时分终于来了一场大戏，那扑腾，嗨！翌日老曹背了手从郁金香的院门前悠悠走过，那妙人儿正坐在太阳底下梳头。

老曹的能耐是：想不到的事，往往能做到。他是出手比念头更快的。自打走出冬瓜场，到成都做了单位人，听墙角的事情就很少发生了。城里不兴这个。水泥楼听不见的，除非拿个望远镜。再说城里的光棍自有风流去处，有些光棍叫单身贵族。

老曹袖手站大门，像吉胜街的一棵树，凭它风吹日晒，老曹一动不动。街坊说：老曹练功啊？

另一个街坊说：老曹练的是童子功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。

老曹咧嘴笑笑，露出结实的牙齿。吉胜街的一位牙医评价说，老曹有一口好牙，嚼啥都香。老曹却想：嚼啥香哩？嚼郁金香才香……

关于冬瓜场的郁金香，老曹想想而已，决不当真的。然而天降大福于斯人，将一个娇滴滴的郁金香推到老曹跟

前，凭他手忙脚乱搂抱，吱溜吱溜咀嚼——金呀玉的满口生香。老曹乐得天旋地转，“扪心自问”一百遍：

这是真的呀？不是说说也不是想想？她、她郁金香归我老曹？任凭我日日夜夜搂抱？

老曹不敢相信，却是真的——

去年春夏之交，老曹得了个机遇：郁金香离婚了。郁金香郁郁寡欢日子空虚，老曹抓住机遇将自己填了进去。

事情又源于一次巧遇。机遇加巧遇，老曹和郁金香就迎面相遇了。老曹以六十开外的刚劲之躯，继糟糕的何小娜事件之后，再度发起猛烈冲击。

这冲劲有多大，可想而知的。

说来话长。

冬瓜场的郁金香……此话不单是冬瓜场几个老头的口头禅，村干部们也时常挂在嘴上。郁金香漂亮，郁金香疯浪，小小年纪便“大名鼎鼎”。镇上的中学她念到初三，忽然宣告退学。年轻的副校长打她的鬼主意，老是约她单独谈话，小眼睛放着绿光。有一回借口天黑送她回家，摩托车驶入河边沙地，熄了火，转身就摸她，一面叫着：我的香饽饽哟……郁金香也不言语，张口便咬，要咬下他左臂的一块肉。副校长死命挣脱了，抚痛处哎哟哎哟，埋怨她：你不干就算了，为何咬人？

郁金香大眼一瞪：你想吃香饽饽，我想吃肉，来呀，再来一回。

副校长月下瞅她的俏模样，欲近她又怵她。她穿一件

白衬衣双手叉腰哩。二人对峙着，一个心头想，一个牙齿痒……副校长终于怯阵，掉转车头，郁金香一声喝：想扔下我啊？送我回家！

其实郁金香早就想退学了，捱到初三算她性子好呢。父母也没啥意见，念完初中又能怎样？冬瓜场的后生，交冤枉学费的还少啊？东家借西家挪债台高筑。郁金香一个女娃子，识得几个字就行了。

郁金香弃了学欢天喜地，整日价在村里疯玩，上树捉鸟下河摸鱼，昔日的公房像天堂，她骑在屋脊上长腿晃荡；又在晒坝疯跑，白天一群夜里一拨，好端端地玩着，忽然就扑打开了，大男孩也不是她的对手。身材高挑的郁金香，长臂挥舞又比划，指挥这个驱使那个，活脱脱一个孩子王。郁金香啥都敢做。——小小冬瓜场她啥不敢呢？村里有个帅小伙儿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唇上还没长毛呢，说话脸就红的，总是埋头走路。女孩儿们最喜议论他，梦想亲他，与他过家家……有女孩儿唆使郁金香：你若跟他交上朋友，我们就服你，每人送你一样东西。郁金香笑道：这好办……她抹了唇红，穿了白衬衣，挑小路拦劫他。小伙儿猛抬头吓一跳，左躲右闪的，白净面皮红到耳根。郁金香本不想动他的，只求同他说上几句，交个朋友。见他这样一时兴起，趁了黄昏将他掀翻，压在了瓜棚架下，口水涂了人家满脸。岂知帅小伙儿是一位好学生呢，考上成都的重点高中，大城市里奔前程，而郁金香只能在冬瓜场疯浪。

郁金香十七岁始提亲，媒婆瞅她模样儿俊，一个个踏破门槛。父母看重成都户口，而郁金香只要瞧人，比照那